

我夢中的天涯

黃宏地 著



我夢中 的天涯

黃宏地 著



廣東旅遊出版社

出版社登记证号:(粤)新登字08号

责任技编:汪 群

我梦中的天涯 黄宏地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80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7-80521-366-6/I·154

定价: 4.00元

走进这一方风景

——序黄宏地《我梦中的天涯》

李亚平

去年9月，好热的一天，宏地上广州，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见面，他便说：“这本书你来给我写个序。”我当时是不假思索地一口应允了下来。因为我毕竟熟悉宏地。

宏地生于泰国，长于海南。岁月之舟载着他在一片美丽而落后的热土上体验了人生的艰辛与创造。他不是科班出身，从一个排字工，成为文章写得颇有个性的散文作家，这中间是背负了多少沉重，耐住了多少寂寞，付出了多少痛苦中等待的泪水。池塘春色，村野静夜，这一方清清幽幽散散淡淡的风景，是一首永远也读不完的诗——百姓们望着蓝蓝幽幽的苍穹，想着外面的世界该会有多么美妙，而不时又那么憨憨地笑着陶醉在那般悠悠闲闲的田园牧歌的情境里。生活里总是充满着无数的矛盾，又交织着缤纷纷纷的诱惑。宏地生活在都市，

看见了这世界这一方风景是迷迷离离。也许一开始他就意识到了他的前路需要做更多更艰难不懈的追求，因之，他多读、勤写，一步一个脚印，登高望远，瞩目天宇。得之而不骄，失之而不馁。在岁月与人生的冲冲撞撞磨磨难难般的苦斗中，终于写出了自己的一片灿烂。

也许小时长居一隅，天地小小，所见所闻少矣。走上社会后，宏地成了一个喜作浪迹之人。暇时总想着出外走走，听高山流水之音，观地老天荒之景，品人生世态之蕴，行行看看，且品且悟，心纳八方，情有独钟。于是，便有了他的为文之道，他的个性面貌。这个个子小小黝黑精干，整天似蹦跳着来去充满活力的宏地，他的浪迹他的灵性感应，给他的人生与艺术铸入了一番深沉与高远的境界。

宏地是一个冷静而又热烈的人。无论在任何场合，他时常保持着一种矜持、稳重的大度。话语不多，但心有所度。他的思绪不时在此岸与彼岸闯荡，编织着一个个梦和故事。而他平日里的言行、形象，又活脱是一个放浪形骸，快活浪迹之人。有时，他对着你说话，快得象是从口里一串串扔出，有时却又来得那么轻缓有律，言之铮铮。这宏地便是一个相当爱思想、怪复杂的人物。他的激情与他的静默，都来自他心底深处的所感所悟。

宏地冷然地看着这人生，这大千世界。他以一种

真诚，一种来自灵魂深层感悟到的冲动，去读人读事读万水千山。无论是写人写物写景，宏地的笔墨总是洒洒脱脱地铺开，文字干净、潇洒，意境有气有度。他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菩提本无树》，里面就有不少精彩之作。小小的事，小小的景，平平常常的人，写来亦其味无穷。悟得别人所看到的知道的想到的，但却悟不到的，方为大者。艺术之大美大境界在此矣。

《我梦中的天涯》是宏地要出版的第二本集子。在这部写有近百个人物的书里，宏地以一个记者的敏智与散文作家的丰富想象，通过细节描绘，情节渲染，状人之形，写人之神，把大小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像勾勒出来。从宏地写人物的炼句遣字及意境氛围的营造方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追求的是散文创作的笔法和韵味。

宏地曾对我说：他现在开始少写了。以便好好地读些书，静静地思索，品悟，写出一些更独特、更有品味的东西。宏地只要还在走着看着想着悟着，我以为他是会写出好文章来的。文学创作应当在情感与欲望的的氛围的包围下，才能够把心灵中最深沉、最浑厚的声音呐喊出来，——尽管这中间会有清丽婉约，也会有豪迈悲壮。

1992年春雨绵绵于广州

(53)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54)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55)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56)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57)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58)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59)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60)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61)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62)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63)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64)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65)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66)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67)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68)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69)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70)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71)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72)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73)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74)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75)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76)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77)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78)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79)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80)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81)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82)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83)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84)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85)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86)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87)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88)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89)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90)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91)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92)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93)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94)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95)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96)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97)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98)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99)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100)	 黄河自南来西转东

目 录

(53)	走进这一方风景	李亚平 (1)
(54)	纸上烂漫春	(1)
(55)	江南塞北天边雁	(6)
(56)	美的追求者	(10)
(57)	吹尽狂沙始到金	(13)
(58)	法官与画家	(16)
(59)	他献给故乡的塑像	(20)
(60)	一门丹青手	(23)
(61)	书家须尽是诗人	(27)
(62)	“我动情地描绘山水”	(31)
(63)	东风吹海角	(35)

一位漫画家的自画像	(38)
在暴风雨中翱翔的海鸥	(42)
千秋笔墨惊天地	(45)
耕耘收获岂由天	(49)
大海，一幅画不完的画	(53)
神奇微刻 绝艺惊人	(57)
“我的太阳”	(61)
深深扎根在生活的沃土里	(65)
得游海南，人生一乐也	(69)
(1) 把苦酒——泼在我们的身后	(72)
他在思考中	(78)
(1) 让散文走进我们的生活	(82)
(3) “我留下了一串无名的相思”	(86)
(10) 他从白杨的故乡来	(90)
(8) 最后一个钻进车厢的人	(94)
(8) 北京飞来的杜鹃鸟	(98)
(10) “走过我自己”	(102)
(8) 笑星不忘海南人	(106)
(12) 笑一笑 十年少	(109)
(12) 武林老将 影坛新手	(112)
(12) 那已经远去了的脚印	(116)

(99)	为战士提供精神粮食的人	(119)
(100)	万泉河，甜甜地流过我的肺腑 ...	(122)
(101)	播不完的节目	(126)
(102)	这也是个难得之才	(130)
(103)	歌片，雪花般洒遍海角天涯	(134)
(104)	绿茵场上小巾帽	(138)
(105)	梦，也是真的	(142)
(106)	生活需要色彩	(146)
(107)	红曲美酒顺江流	(149)
(108)	他说：我来早了半拍	(153)
(109)	一个洋浦港建设者的心声	(157)
	咖啡花香浓似酒	(162)
	咫尺之间 妙趣盎然	(166)
	海外风光别一家	(169)
	在通什看树根雕	(174)
	在孩子们的世界里	(177)
	集邮长知识	(180)
	缩得群峰入坐青	(183)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轻骑兵	(187)
	啊，窗口	(191)
	舞步，生活的节奏	(195)

(19)	笑声，碰撞着笑声	(199)
(20)	青春的旋律	(202)
(21)	“加路美”——海南第一家	(205)
(22)	琼脂，洁白的琼脂	(210)
(23)	我从这里走过	(213)
(24)	云毫末技 顶上功夫	(217)
(25)	小巷大天地	(220)
(26)	夜幕下的椰乡	(223)
(27)	和大海毗连的地方	(227)
(28)	志在高山流水	(231)
(29)	能人的事业	(241)

纸上烂漫春

——随广东画院画家下乡采访散记

跟着广东画院的林墉、汤小铭、陈衍宁、伍启中、王玉珏、许钦松、邓子敬等几位青年画家下乡采访，只短短两天，终因身不由己而在琼中和他们分道扬镳。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很难概全貌于万一，从记忆里筛下来的，就只是这些零碎的印象了。

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林荫徜徉，街头踟躅，目不斜视，耳不旁听，好不优哉游哉。但是，对于画家们来说，这看似漫不经心的随意漫步，也正是他们捕捉形象，猎取画面的好机会呢。

我们是中午到的琼中县城营根镇。下午和晚上没安排活动，在县委招待所小憩之后，大家便兴致勃勃地相约上街溜达了。这亚热带宝岛中部山城的旖旎风光，立刻引起画家们的兴趣。远山苍黛，近山清秀，闲卧溪间的水牛，牛背上觅食的小鸟，甚

至一棵被雷电劈焦的老树，也使大伙欢呼雀跃一番。受到他们的感染，我也在试着捕捉一个个生动的画面。

在一个楼梯拐角处，林墉站着不动了，直嚷叫着快给他照个像。原来，在他身后的，是一堵劈好的烧火柴垒起的墙。他说，这背景很有海南山区的特点。

一棵枝叶硕大的枇杷树，我们正从它旁边擦过，汤小铭忽然疑惑地问：海南的枇杷怎么开着红花？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窥望，果然，绿叶丛中，几朵大红花正晃动着呢。有人跑了过去，拨开一看，嘻，原来是不知哪位俏皮鬼移花接木，给插上去的。画家们上当了，谁让他们对色彩那么敏感呢。

晚上，我和小铭正在房里闲聊，门外走廊里老响着“咯咯”的脚步声，我猜，准是王玉珏，她就住在隔壁。我们谈兴正浓，却听见她喊道：“快出来看一幅很好的画。”出得门，画在哪？喏，她往天边一指，真美，黝黑的大山，山顶上尖尖的电视塔，塔尖正挑着一轮圆月。汤小铭也激动了，用手在空中比划着，说：“山是黑的，天是灰的，月亮是白的……”第二天，我在王玉珏的速写本上，又见到了这幅画。

溜达溜达，他们也在画着画呢。

一张张彩色照片

林墉带有一架彩色照像机，一按快门，“噉噉噉……”的，相片登时便可出来，拿着不停地晃，两分钟，就显出人影了。即拍即取，又快又准确。殊不知，这照像机，却是专门为拍摄被请来让写生的对象用的。拍出来，送给他们人手一张。

第二天一早，在王玉珏的单人房间里，彩色照像机便有了用武之地了。

“咔嚓”，相片上的少女那么端庄，娴静，还有些羞涩涩的，和坐在他们面前的黎族姑娘一模一样。此刻，画家们一个个正忙着展纸挥毫，平时那谈笑风生的劲儿，顷刻间都烟消云散了。王玉珏斜倚在床上，林墉把本子垫在伍启中的头上，陈衍宁干脆又开双腿，坐在地上，邓子敬呢，随便地蹲在桌面上，居高临下地画将起来。画呀，描呀，勾呀……画好了，挪一挪身子，变换一下角度，再画。房里静悄悄的，只听见画笔划在纸上的沙沙声。

“咔嚓”，又一张，这回是一位英俊粗犷的黎家小伙子。

“咔嚓”、“咔嚓”，一张，又一张，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画家们手中的画纸也换了一张又一张，正面，侧面，仰角，俯角……不知不觉

中，半天过去了。

中午吃完饭，也顾不上休息，他们又驱车赶到离县城12公里的一个苗寨写生去了。当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回招待所时，太阳已经依山了。

那天，林墉究竟拍了多少张照片，画家们到底画了多少张速写，我都不清楚，但我相信，在海南岛这张五彩斑斓的底片上，该已留下他们这一天辛勤的身影了。

日本朋友说：“谢谢”

那天晚上，画家们正在招待所大厅里为一位黎族姑娘画像。门开了，踱进来一位衣冠楚楚的外国人。服务员介绍说，他是日本某公司驻北京的首席代办，这次来海南旅游，刚从鹿回头归来，在此留宿的。看来，这位日本朋友对绘画艺术一定很感兴趣，你瞧，他这儿看看，那边瞧瞧，手中的照像机不停地响着，对着画稿，也对着人，镁光灯一闪一闪，不一会，已换了两筒胶卷。

也许是爱画心切，临别前，他竟请求青年版画家小许把那幅人物速写送他留念。这突如其来的要求，倒教小许感到为难了。

那画着黎族姑娘的画，终归还是送给这位日本朋友了。他高兴得抓着小许的手，举得高高的，忙

不迭声地说：“谢谢，非常感谢。”从送给小许的名片上，我们知道他叫横山藤雄。

横山藤雄先生是欣赏黎族姑娘的丰采，还是迷恋画家的传神之笔呢？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吧。

第二天一早，我顺便乘横山先生的车赶回海口，除了汤小铭，画家们都睡得正熟，让他们多休息一会吧，他们的路还远着呢，他们还要用手中的画笔，继续描绘祖国宝岛的风土人情和那烂漫的春色。

江南塞北天边雁

——访著名画家关山月

关山月给我的印象是，不高的个子，梳得整齐的淡淡的鬓发，眉毛也是淡白淡白的，虽已年逾古稀，双眼仍奕奕有神，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得那么稳重，踏实，一如他笔下迎风斗雪的千秋老松。正因为如此，再加上他的画名，乍一见面，便使人容易产生一种高山仰止，敬而畏之的感觉。但接触多了，这种感觉便很快地烟消云散了。原来，他是那么的平易近人，且富于幽默感，偶尔还喜欢开个小小的玩笑，叫人前仰后合。他呢，也笑得眉心间那颗隆起的黑痣不住地一颤一颤。高兴时，还会向你娓娓动听地讲述儿时调皮的故事呢。

对于海南的山水，关老似乎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说他已是三访海南了。第一次是60年，刚到海口住下，便接到家里的急电，要他马上赴京开会。第二天，便匆匆地飞了回去，只来得及在招待所拍下几张椰树的照片。71年也来过，虽挤公共汽车跑了一些地方，但所经之处，却是满目的标语牌。那些极“左”的东西，把这大好山水也给糟蹋了，⁵是高兴

而来，未能尽兴而归。这次来就是想较从容地看一看，然后创作出有南方特色的作品，参加明年的全国美展。他告诉我，这一路上，那郁郁苍苍的热带雨林，那象天安门阅兵队伍通过时那样步伐整齐，气魄恢宏的橡胶林海，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老边说边用手比划着，那架势，俨然已是成“林”在胸了。

据传关山月有一枚“古人师谁”四字的闲章。关老曾说过：“闲章不闲；我的闲章实是我的观点。”当我问他“古人师谁”何所指时，他说：

“我说的是古人又向谁学习呢？我们老说要向古人学习，可古人又向谁学习呢？古人走他们的路，我们也要走自己的路，要开创自己的路，就要向自然学习，‘外师造化，内得心源’。”关山月是新中国岭南画派的主要代表画家之一，在国画的源与流的问题上，岭南画派历来主张学古今名画，但学传统绘画功底是流而不是源，只有师造化，向大自然学习，到生活中去，才能领略崇山峻岭的雄伟，才能感受风晴雨露的变化，才能观察云山变化之奇妙，只有到大自然中心领神会，才是艺术上取之不尽的源泉。几十年来，关老是身体力行这一主张的。为了师造化，年轻时，他便骑着骆驼，西瓜当水，锅魁当粮，奔波于西北各地，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了一批群众喜见乐闻，情意深远的作品。